

昆曲振兴路上的太仓艺人

□陈雪元

我出生于双凤,因家父陈祖赓曾是浙江省昆苏剧团笛师,让我对昆曲的百年振兴历史有所了解。

昆曲也叫昆山腔或昆剧,从字眼上看总认为是昆山的戏曲。其实,昆曲和我们太仓有很深的渊源,也可以说太仓是昆曲的发源地。因为集昆曲大成者,被史学界尊称为昆曲鼻祖的魏良辅先生是太仓南郊人,用现在话来说是当时的新太仓人。魏良辅(1489~1566)字尚泉,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明朝嘉靖五年(1526)进士,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戏曲音乐家。他早年学习北曲,但在和北曲艺人王友山的交流中自感不及对方。他不喜欢家乡流行的弋阳腔,为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就决定改变自己所处的艺术环境,更为了钻研南曲,便于嘉靖年间来到了太仓南郊。因当时太仓地区经济发达,市镇繁华,歌舞场所众多,戏曲活动十分活跃。魏良辅寓居太仓后,他苦心钻研流传于太仓、昆山一带的传统戏曲唱腔,并联合了苏州洞箫名手张梅谷、昆山笛师谢林泉,在南曲专家过云适、北曲戏剧家张野塘等人的协助下,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海盐腔、余姚腔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传统戏曲的唱法进行加工整理,把南北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格调新颖、委婉舒畅的崭新唱腔,细腻得如苏州工匠做水磨红木家具一样,故称为水磨腔,即昆山腔,也叫昆曲或昆剧,昆曲由此正式诞生并流行开来。魏良辅也因此被戏曲界尊称为昆曲鼻祖。

明朝中叶的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发达,人们安居乐业,为昆曲的传播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繁荣的景象到乾隆年间达到了顶峰。以后随着清朝的衰落,特别是到了咸丰年间,因太平军和清军在江南一带连年进行激烈的战争,导致人口减少、经济萧条,颠覆了昆曲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昆曲由此逐步走向衰落,到百年前的1921年,昆曲这个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百年的国剧已经到了演艺人员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甚至即将失传的地步。在这昆曲行业兴衰存亡之际,当时热爱昆曲的一批有识之士,焦急万分。为挽救昆曲,张紫东、徐镜清、贝晋眉等人,联合民族实业家穆藕初,在苏州创办了昆曲传习所,招收9岁至14岁的男童加以培养,请全福班老艺人施教,以挽救昆曲。学员以传字排行,意即传承昆曲。以后在昆曲界大放异彩的传字辈也由此诞生。当时太仓西郊的昆曲音乐家高步云也到传习所任教,瓊泾的朱传铭是学员。在这批学员中有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浙江昆苏剧团的周传瑛、王传淞等。传字辈学员的成功培养又使昆曲再次兴旺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连年军阀混战,再加上日本的侵华战争,恶劣的社会环境使昆曲再次跌入低谷。像由传字辈师兄兄弟组建的仙霓社,因遭日机轰炸损失了全部演出家当,仙霓社也因此被迫解散。传字辈演员除去病亡离世的,剩下的也各奔东西。像周传瑛、王传淞等便加入了演苏滩的戏班,以苏昆合演的方式挣扎着维系着昆曲的血脉。这就是苏昆剧团的由来。到解放初期,仅剩以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领衔

的民间团体国风苏昆剧团,在江浙沪一带的农村茶馆寺庙演出,即通常所说的跑码头的戏班子。家父陈祖赓就是该团于1952年到双凤商园茶馆演出时被剧团招聘进去的。因父亲有很好的昆曲功底及演奏技艺,特别擅长吹笛。后国风苏昆剧团流浪到浙江境内被浙江省收留,先民营后国营,这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浙江省昆苏剧团的由来。后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观看了该团演出的昆曲传统剧目《双熊记》后,认为该剧需改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更好地发挥作用。黄源是浙江人,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后来参加新四军,是叶挺任军长时期的军部文委委员。他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

黄源在观看演出后即组织领导了《十五贯》改编小组,将原昆曲《双熊记》整理改编为《十五贯》,即现存的《十五贯》演出版本。浙昆赴上海演出《十五贯》,一炮打响,得到了上海各界及文化部门的一致好评。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在沪观看了《十五贯》后,认为该剧应当到北京去演。

1956年4月,已改为国营的浙江省昆苏剧团携《十五贯》进京演出,深受好评。《人民日报》于当年5月18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借这个东风,各地有条件的纷纷恢复成立了昆剧团。当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还将《十五贯》搬上了银幕,由著名导演陶金执导,朱传铭担任音乐顾问。从此浙江昆苏剧团享誉全国,并赴广东、湖南、四川等七省巡回演出,均获得了好评。昆曲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

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剧团除演出了由家父作曲的古典戏曲《西园记》(该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仍由陶金执导)外,还排演了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自有后来人》(《红灯记》的前身)。

十年浩劫,剧团解散,人员改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文化艺术领域再次迎来了春天。剧团得以恢复,昆曲也再一次得到了新生。文化部于1981年在苏州举办了南北戏曲汇演,再次提出振兴昆曲。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国家将传统文化提高到文化战略高度的大环境下,在专业团体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下,昆曲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喜爱昆曲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昆曲命名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代表作”,这是对昆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特殊地位贡献和价值的高度认同。

昆曲从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太仓这块昆曲的发源地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昆曲人士。近现代的有西郊的昆曲音乐家高步云、瓊泾的传字辈旦角朱传铭、著名浙昆笛师双凤陈祖赓、昆曲乐手沙溪张永生、双凤周品臣、昆曲世字辈演员沙溪杨世文、继字辈演员南郊凌继勤。至今还健在的有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双凤汪世瑜、昆剧表演艺术家沙溪王世菊等。太仓民间还有冯惠娟、常国桢等八十余人组成的娄东昆曲社。昆曲百年振兴路上活跃着一代又一代的太仓艺人。



你是我轮回在四季里的牵挂

□栾婕

在不经意之间
耳边总是传来“隔世”的声音
好像发生过,又好像虚幻
忽远忽近

仔细聆听
无声的世界
那静得让人停止心跳的时空

每当三更夜时
梦里常会出现“前生”的场景
好像经历过,又好像虚幻
半梦半醒

睁开眼睛
放空的窗外
这看得让人心生后怕的黑夜

你,只在不经意间
你,只在三更夜之时
悄然而来,悄然而去
在四季里,在每一个轮回中
牵绊着我那一丝深深的思念

你走在早春的一米阳光里
吹着那和煦的微风
却始终吹不掉你那羞怯

你走在盛夏的激情燃烧中
散发那青春的火焰
却始终散不出你那柔情

你走在深秋的落叶飘零里
感受那思念的梧桐
却始终走不出你那阴影

你走在初冬的寒风刺骨中
飘出那苍白的雪花
却始终看不出你那泪花

你就是四季
你就是我遗落在轮回里的牵挂
是我在憧憬路上的热情
是我对盛世年华的眷恋

无声的感慨
是心中的挂牵
如同对微风、火焰、梧桐、雪花
未变的初心

唤起了欢颜
唤起了我的思念
唤起了我对你初心未变的眷恋

在四季里
在轮回中
在每一个思念的角落

疫情之下的八里桥

□张新文

了4棵青皮茄子、4棵珍珠番茄,愿2022年的春天,事事顺利。

每次去新卫村部做核酸检测,都能遇到那位我叫不上名字的老人,私下里我给他取个绰号叫“破烂王”。他人矮小,瘦得大风来了几乎都能把他刮跑。他每天总是在环卫工人清理垃圾桶之前,把每户门口的垃圾桶检查一遍,垃圾桶里的废纸、塑料瓶、易拉罐壳,他都会装到自己的袋子里,把那些没按要求放置的垃圾归类,放到该放的垃圾桶里,有时垃圾桶外也有垃圾,他就弯腰捡起来,投放进垃圾桶里。八里桥离村部少说也有一里的路程,一到核酸检测的日子,人们有的开车去,有的骑着电瓶车去,唯独“破烂王”是步行的,而且是一副有着责任感和仪式感的那种。有次,我去的时候半路遇到他回来,他步行的速度似乎比平时去的速度还要快,像是跑:……

我说:“你这么快就做好啦!”
“我——我忘带身份证了……”
他讪讪地,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从他匆匆忙碌去做核酸的身影里,我看到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担当和配合。因为,抗疫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晚饭后我喜欢一个人遛弯,沿着村子走上一圈,其间遇到两件事令我很感动,随记于心,落于笔。

一名中年妇女在门口,往那种专门烧开水的铝合金炉子里添加废旧木料,

看到我站住看她,以为我会责备她,毕竟室外燃烧有些许的烟飘散开来。我问她是谁里人?做什么工作?原来她是盐城人,和老公在建筑工地上班,租住在八里桥,疫情紧张了,上不了班,还要吃住开销,她说能省一点是一点吧,万不得已也不会烧这个。我想,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疫情之下,我们都应相互理解和包容,疫情过后,一切会走向正轨,太阳依然会灿烂,生活依然会美好。

八里桥北面是水泥路,路边都是外乡人租地种的菜。晚上菜农们整理菜的下脚料,比如没有卖相的老、瘦菜,就会放在路边,留第二天作为垃圾清运拉走。那晚我路过,太阳能灯照得路面很亮堂,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衣着打扮也不落后,正在挑拣芹菜往方便袋里装,看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本以为是菜农在整理菜,从她的面部表情我马上明白了,她是在下脚菜里拣能食用的带回家。

于是,我佯装着没看见一样,加快了脚步。走了一段,我回头瞅瞅,她已经走了,也在回头看着我……

特殊时期,兴许你以为别人会低看你一等,其实,你的举动很美,也很感人,起码感动了我,谁个没有“难”的时候啊!

疫情之下的八里桥,每天都有看似平淡,却又很暖心的故事发生,“疫”路有你,曙光就在前头……

春水河蚌鲜

□龚志明

淀粉勾薄芡倒入,起锅前撒葱花、淋香油上盆。吃起来竹笋鲜香脆嫩,蚌肉颇耐咀嚼。

蚌肉烧豆腐也是家常菜。将河蚌肉切成小丁,蘑菇切成片,豆腐切成小块入沸水中焯后取出。炒锅加少许熟猪油,烧热后倒入河蚌和蘑菇片,烹料酒加清水,烧沸后倒入豆腐同烧片刻,再下水淀粉勾薄芡,淋上熟猪油增色,撒胡椒粉、葱花、蒜泥,拌均匀后上盘即食。入口柔软滑爽。

蚌肉炖咸肉别有风味。蚌肉敲软后切成小丁,咸肉洗后切成片,竹笋切成梭子块,加葱、姜、糖和料酒入锅炖熟。雪菜烧蚌肉也受人欢迎。河蚌肉切成小丁,雪菜切成段加油煸炒盛起。炒锅加油烧热后,倒入蚌肉,加料酒和少量水煮至蚌肉熟烂,倒入炒过的雪菜,加盐、白糖一起翻炒,撒上葱花后即成。

家乡河塘众多,河蚌可是常见物。早在清代《嘉庆直隶太仓州志》中已有“蚌”的记载,说明蚌是当时民间常食之物。《浏河镇志》河鲜贝类中记:“有河蚌、螺蛳等,过去此类小生物,凡沟河皆有,无人问津,80年代后也日益走俏,成为人们桌上佐餐物品,有的运销沪、苏等地。”当地河沟盛产河蚌,不仅是家常

菜,还远销外地。河蚌易得价廉,至今仍为大众广泛食用。

那时河蚌多,我是有体会的。小时候,每到夏季大伏天,我常会去游泳。去时带一只木提桶,让它漂浮在水面上,我会边游泳边摸蚌。与捕鱼捉虾相比,摸河蚌容易多了。河蚌在河底是竖着的,蚌身大部分在淤泥中,只露出一点点的头。我使用脚来踩,脚触到泥沙中硬硬的东西,便伸手摸出一只河蚌,放入提桶后继续摸。往人聚堆的地方河蚌少,少有人地方河蚌多,但危险也更大。在齐肩深的水里,需深吸一口气,钻入河底,才能摸出来。在更深的水里,那里的河蚌也更大。河蚌也会跑的,有时明明脚趾触到一个圆溜的河蚌,等你吸足一口气扎到水中去摸时,却再也摸不到了。有时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捞起一看却是一块石头。每次去游泳,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也总有一点小小收获。

河蚌拿回家,先放在清水里养上三天,让它们吐净泥沙排出粪便。再用菜刀划开河蚌的肌肉,取出蚌肉洗净,敲软后切块,入锅加葱、料酒、酱油等调味品烧煮,香味溢满农家小院,味道相当鲜美。在那个一个月吃不到一回肉的年月里,烧一顿河蚌肉,全家人都乐了。



空中飞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记不清了。比如说喜鹊,我曾天天盼它光顾我家。

即便是早先,在太仓的东乡,喜鹊也是不常见的,不像北方一到冬天,到处可见树杈间的鹊巢。比如北京,至今三环之内还有很多,我住保利,天天被它吵醒,成群结队地在大树上、在屋脊上。当然,它们很可能是乌鸦。喜鹊羽间有白色,但我目力差,在我看来,乌鸦与喜鹊一般黑,分辨它们我只能从“呱呱”或“喳喳”的鸣叫声中求得。

我喜欢喜鹊,是因为它来我家前,通常先是在院外的枫杨树上叫上一阵。这时外婆会站在大门口张望,喃喃自语道“喜鹊叫,喜事到”“今朝不晓得是哪家有亲眷来”。听闻外婆说话,我也会放下一切,随着外婆张望。毕竟我们大院内外住着七八户人家。倘若喜鹊最后落在我家院子中央的毛竹顶上,喳喳地叫个不停,必会惊动到母亲。此后,她定会 and 外婆两个喳喳很长时间,一一排队,分析是哪个亲眷;翻箱倒柜,寻找合适的待客吃食和回赠礼物。而我盘算的则为来人要是稀客、贵客,就好了,可以“里外通吃”。

好景不长。多次“狼来了”之后,母亲发现喜鹊到我家的原因,是那根毛竹的顶端下方有一个洞,喜鹊竟想在那筑巢。母亲很厉害,抓一把稻草就把洞堵了。从此,我再也不能不时地享用为待客准备的瓜子、蚕豆了。因此,喜鹊曾是我最喜欢的,但只是曾经。

我还曾喜欢过蜻蜓。这是因黄蜻蜒、红蜻蜒满院子低低地飞,我可以用抓鱼的网兜网了给鸡吃,还可以不用与大哥、二哥一桶一桶吊水浇场。大热天的,阵雨之后正好可以在院子里吃夜饭乘风凉。

蝴蝶,我也喜欢过。但听过王老师的小猫钓鱼故事后,我就不喜欢了。

麻雀,我从来不喜欢,因为自小就知道它偷吃农民伯伯辛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何况它还在螳螂之后。

我不喜欢麻雀,并不减弱我对麻雀的感情。上屋揭瓦掏鸟蛋,雪地粮库牵麻雀,竹园里张网,跟了猎人放狗打鸟……麻雀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欢乐、懊丧、激情和无奈,……外婆婆妈妈。

思前想后,空中飞的,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燕子。

“燕子喜欢干净人家”,我听大伯伯这样讲是在一个静谧的午后,她望着河面上的燕子与王家阿太唠家常。起先,我也不在意,忙着与我的同学、王家老阿太的曾孙,将老阿太的纺车搬到水桥头的凉棚。老阿太说:“燕子啊,干净,不嫌贫慕富。”后来,她们还说了不少张家客堂里有几只燕子窠、李家屋檐下有几只燕子窠,那几只燕子年年到她们家。邋邋王五家,燕子从来不上登门。说着说着,说到了赵六。说,你看赵六家新房子刚翻时,燕子也去的,但门槛高,第二年就不去了。

后来,听多了《沙家浜》,引发了我对王家老阿太的注意,因为她是常熟人。

王家阿太,不像我外婆,她皮肤白皙,小巧,削肩,背有点佝,一米五肯定不到,常年青衣青裤,袖口裤口挽出一二寸白色里衬。真正是三寸金莲,一步三摇。头发一丝不乱,后脑勺盘一发髻,据说天天用刨花水梳捋。冬天,她会采一枝蜡梅插在发间。清雅。常熟城里出美女。

我同学的母亲是我的语文老师。据说我同学一出生王家阿太就来带他了。隐约听说王家阿太夫家、娘家都被抄了家。我看到的王家阿太几乎不是在烧饭,就是在纺纱。王家阿太纺的是黄纱,黄纱的原料是皮棉的下脚料,纤维短、色泽杂,纺一斤黄纱工钱是二角。我曾随我同学脚踏踏车去时思的陆亚大队领、交过几次,一个来回要小半天。老阿太一天可以纺几斤黄纱,赚多少工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纺车没日没夜嗡嗡地转,在阳光下,在如豆的洋油盏下。我曾看到过老阿太用发簪挑灯芯,也看到过她到枕头里掏灯芯草。

老阿太说话永远是慢声细语的,这使我想起了言子庙里的“道启东南”。

身轻如燕,赵飞燕。年轻时读古书,描写燕子之美的太多了。后来读诗经《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野,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着实伤感多时。听新疆民歌《燕子》,心驰神摇,又沉吟良久。

我家有女初长成,携之共游诸葛村。游兰溪诸葛村首先去的是位于村中心的钟池。钟池半为水塘半为陆地,构成鱼形太极图,是八卦阵的阵眼。它的周围构筑有八条弄堂向外辐射,村落随之形成八阵图式,抗击来犯之敌。时光天天如逝水,大浪刻刻在淘沙。阵眼永驻,变与不变。

在诸葛村,曾花一百元买过一堆老绣品:荷包、围兜、帕子,款式很喜欢,颜色褪了点。瞻仰过江南唯一纪念武侯诸葛亮的大公堂。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忆尤深的是在一巨宅内设的药店,那天众人正听着:诸葛亮后裔以先祖《诫子书》为训,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遵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识草用药,学医用药者甚众,医药世家遍及大江南北。突然间有几只燕子掠过头顶,抬头一看,梁上竟有好几个燕窝,雏燕张大着黄嘴在窝沿支棱扑腾,嗷嗷待哺,燕爸爸、燕妈妈们因窝离我们太近,只是绕梁高低,吱吱尖叫。

呢喃燕语,这是我的“常识”。但那天焦虑的声声燕语,却直击我心,扉开户闭,至今我还是无以名状那天老屋的宁静与大浪滔天。